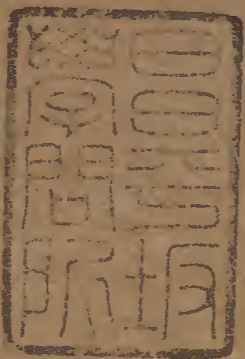


中原文獻史六



漢書門			
九	七	六	四
二	一	七	二
〇	一	二	〇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九	七	漢
〇	七	六	書
二	二	六	〇
〇	〇	四	類
冊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64
冊數	20 (10)
函號	360 124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史集卷

漢書文庫

唐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房喬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而文多駢麗有失史

體

于寶晉紀總論

此論自宣帝至愍帝合善惡而論之是名總論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

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

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
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

輿軫車也謂乘輿也

中原文獻史集卷下

世宗景皇太祖
又皇帝母弟也

鍾鄧鍾會鄧艾
也

非常之禮謂加
九錫備物謂祭
器之物
世祖武帝也

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子西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群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于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出異圖。用融前列。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于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宗于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于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而不弛。視而能斷。故

腹心謂近臣異
議謂張華王濬
言伐吳便首昂
賈充以為不便
也咸寧武帝年
號王杜王濬杜
預也決于伐吳
三峽巴東永安
縣有高山相對
謂之峽桂陽郡
名江湖吳險固
也來同謂並歸
晉夷平也太康
武帝年號

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美聿脩祖宗之志。而輯戰國之咎。腹心不同。公卿異議。納羊祜之策。以善為衆。故至于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湖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于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問不閉。民相遇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

高辛氏二子長
曰關伯季曰實
沈不相稔以干
戈相討言諸王
兄弟歲措卻如
關伯惠帝永康
二年禪位于趙
論又以兵留
衛上號曰太
皇太后案星
季常有免官

之助。而關伯實沈之卻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
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
謠。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于
成敗。毀譽脇于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伎姦智以投
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網
解紐。國政迭移。于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
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水。傾之于荆揚。劉淵王
彌撓之于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
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方。四維不張。而
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弊猶亂。作法于亂。誰能

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
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
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
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為兵。裂裳為
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送上。非隣國之勢也。然而成敗
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
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于戎卒。豈
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
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
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

中原文獻史集卷六

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薦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庶恥薦于家閭。邪僻銷于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受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

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與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下昭顯。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邠家室。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邠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糒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於大王。為戎狄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

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
勞來而安集。故其詩曰。乃慰乃心。乃左乃右。乃疆乃理。
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貺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於文王。脩修舊德。而維新其
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
皇考。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後妃躬行四教。尊
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嬖道。故其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
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

基始靜安也

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於逸樂。于是天
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
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
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
也。及武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
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
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
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
如此之纏綿。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
人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

纏綿遠也

齊王芳也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遺芳歸藩於齊言齊王不明不得如太甲反位寸毫也高貴鄉公諱髦齊王廢帝位卒兵文王不克崩而冲童也言上及明君也二祖景

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毫。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以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所失。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俠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緘每糾邪正。皆謂之俗使。

蕭杌言蕭然自放杌爾

子真劉寔也著崇讓論以挽貪競君不能省子雅劉頌也作九班之制為裴頠所駁事不見行長虞為司隸校尉執正彈糾多

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比日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豈黜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溺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也。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相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真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

不見後

阮藉放蕩不依
禮法賈充饗衆
管庾純後至充
謂其行常居人
前今何以後純
答有小市井事
不了蓋以其先
為市魁而戲之
也王渾與王濟
正吳爭功郭欽
王書防戎狄帝

弗聽傳玄上書
言亡秦之病復
發于今又上問
劉設曰朕方漢
何如主對曰桓
靈帝云云傳咸
上書以貨賂流
行所宜深絕象
覆詐錢神論
平王東遷幸有
適伊川見被髮
祭于野者曰不
及百年此其戎
乎
賈后惠帝后韓
午壽妻賈后妹
也相助為妬忌
黨亂之事

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於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
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
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于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
刑政于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决
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
其此之謂乎。故觀阮藉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
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
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傳玄劉
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咸之奏。錢神論。而覩寵賂
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卒

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于聲樂。范燮必為之請
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
故賈后肆虐于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来者漸
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于彊臣。愍
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
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
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
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于傾覆。而懷帝
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尚之讖曰。滅亡之後。有少而水名
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

中原文獻集卷六 七
子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琊王為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二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澤大耀明也。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業。嗣焉。

南北史

李延壽撰

閔朗傳

閔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奇抱。善占筮。沈

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于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筮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眾。明君寡。堯舜繼禪。歷

府君王彥也。魏封晉陽穆公之子。王通祖也。師於閔朗。受春秋易。共隱臨汾山。

中原文獻集卷六

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于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漢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邦。鄩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修策整馭。長羅遠羈。昭治亂于未然。筮成敗於無兆。固有不異之數。不

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乎。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已盛而更衰。或過美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可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心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美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筮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筮告未來之事。遞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朗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

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
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曆數不
延。秦法既立。宗祧能踰乎。噫。天命人事。其同歸矣。府君
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用。勢運
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策而研其慮。千
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

隋書

唐司空魏徵撰

楊素傳贊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附儻不羈。兼文武之資。抱英奇
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
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
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
覽其奇榮。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
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于奢侈。
謀廢冢嫡。致國于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

素為帝監營仁
壽宮夷山堙谷
督役爰急作者
多死煬帝初為
太子忌蜀王秀
與素謀之構成

其罪後竟廢黜
素子玄感又諸
子宗族皆坐誅
約素異母弟也
與素謀廢太子

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階墳土未
乾闔門殂戮丘隴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
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內懷
狡筭箕為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宜哉

韓擒賀若弼傳贊

史臣曰夫天地未泰聖哲啟其機疆場尚梗瓜牙宣其
力周之方邵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政衰
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
恃金陵之餘氣以為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
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賈

私議帝得失
人所奉竟坐

父遭忌害臨
呼弼謂曰吾
舌死汝不可
思因引鉏刺
舌出血戒以
慎口

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踰駭電隋氏自此一戒威加
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
倂儻英畧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
杜勳庸綽有餘也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
于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于斯
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
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畧並為當世所推赳赳
干城難兄難弟矣

隱逸傳序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

故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貧賤。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栢。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于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

唐史

韋述撰劉昫復增減之後。歐陽脩宋祁撰新唐書

徐賢妃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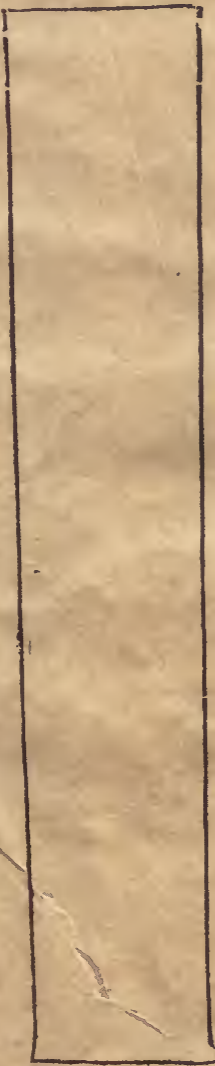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救。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雲亭停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爵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無。是知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

百奉漢武齊桓以歸美太宗之辭封禪更功之以慎終如始

休安也言不自以為安

見頃年以來。力役無撓。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往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舩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沛澤流仁。

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賢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叙其人。列其行。以儆隱逸。篇云。



翠微玉華俱宮
名時太宗得風
疾善京師盛暑
故營此二宮

矜弊恤之。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無遂。比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梁之功。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縱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翫織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敦素於淳風。

是知膝器非延叛之方。築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秘於麟閣。盡探賸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衆。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唯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祛目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傳 諫太宗十思疏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寔繁。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誠能

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虚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思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得。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

辛替否傳 諫斜封墨勅除官

疏曰。臣聞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闕其選。故賞

長寧公主
婕妤皆承
事請謁受
墨勅除官

封付中書時
謂之斜封官
由是替否上疏

印銷印之費
實賜之費

不僭。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餘俸。百姓餘食。今陛下百倍行償。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干印。東帛不充。於錫。何所貴于無用之臣。無力之士哉。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財。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向使魯王賞同諸婿。則無曩日之禍。所以禍者。寵過也。今棄一宅。造一宅。忌前悔。貽後禍。臣竊謂陛下乃憎之。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願外謀宰臣。為久安之計。不使姦臣賊子。有以伺之。今疆場危駭。倉廩虛空。卒輸不充。

三時春夏秋也
言人間若有佛
則廢民建寺亦
不安也

士賞不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充墻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土穿地。捐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捐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昔夏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已。咸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窮金玉修塔廟。享長久之祚乎。臣以為減琢雕之費。以調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

田即退轉之說
言中元貞也

言國家之財
竭然有佛力也

后重佛皆邪人

之功。田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疏見在。失真實。翼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而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之類。度為沙門。其未度者。窮民善人耳。援親樹知。豈離朋黨。畜妻畜孥。非無私愛。是致毀道。非廣道求人。也。陛下常欲填塹。損苑囿。以賑貧人。今時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之觀。尚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雖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尚不給。况必待天生地養。風勅雨閏。而後得之乎。臣聞無九年之儲。曰非其國。今計倉廩。度府庫。百僚供給。萬事用

不能為兵荒之助

度臣恐不能卒歲假如兵荒相乘則沙門不能環甲冑
寺塔不足穰飢饉矣帝不省

陸贄傳

上疏論推誠納諫去弊

帝問贄事行於今者贄勸帝群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
以君務對者見不以時諫納無倦無衆人之智以為聰
明帝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
不限防緣推誠信不疑所以反致患害諫官論事例自
矜術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
問則辭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于接納也贄因是
上書極諫曰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

忘叙其事引起
文下皆是述
之言以行諫

誠心莫之保心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陛下所謂
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夫蚩蚩之論或昏或鄙此似
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辯好惡靡不知所秘靡不傳
所為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
狗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
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
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
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
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傳曰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

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頌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人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由此滋。善由此阻。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於今。以從諛改過為稱。是知諫而能從。

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矜。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後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于人。不必是。同於眾。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

莫不顛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常苦于上難達。上常苦于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二。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銜聰明。厲威嚴。恣彊愎。上之弊也。諂諛。頽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銜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頽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已。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上頗采用其言。

五代史

宋歐陽脩撰

伶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怠。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

伶官宦者

莊宗晉王長子
季存勗也

莊宗為伶人郭
從謹所弒本廟
源入洛陽拾莊
宗骨于灰燼之
余而殯焉

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棄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宦者傳論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嚴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其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於訛謬。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於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踈遠。

張承業唐旧宦
者晋王欲称帝
承業亟諫不聽
乃慟哭歸晉陽
邑又成疾不復
起

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踈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閫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踈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懼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

禍於內而踈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催胤圖之胤為宰相。顧力不足為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召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為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

時崔胤與上謀誅宦官以恨劉季述王仲先等陰謀廢立乃引兵突入宣化門季述乃并上送少陽院以銀揭畫地數上罪數十乃鎖其門鑄鉄錮之穴牆通飲食矯詔令太子裕即帝位

宋史

宋史之作不一其人李燾有通鑑長編陳仲微有
二王本紀陳桎有通鑑脩編揭傒斯有宋遼金三
史惟陳桎之編為知正閏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侵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
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眾恐中原之無統。姑今舊弼以
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無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
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
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廢之質。起於閑廢之

二帝謂徽欽

建炎元年張邦
昌尊哲宗廢后
孟氏為元祐皇
后入居禁中垂
簾听政遣使奉
迎康王構于濟

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鮮大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鬻。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狗群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已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榻。同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伐金詔四方詔

金語不出于
子之本心而
起于奸雄之
上事自伐不服
何以伐人

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雖言秦蠹茲醜。虜猶托要盟。浚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迹其不恭。姑置含忍。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恨。

司馬光傳 五規

一曰仕業。其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於艱。守之於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鬻智力。

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顛穢頽而為臣
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
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
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群雄已服衆心已定凡人之性皆
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驕惰之情
生驕者玩兵黷武窮奢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
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也
四曰謹微其略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珍玩發
奢侈之端甘言卑辭啟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諛賊之
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嚆假借感福授陵奪之柄凡此
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進漸至深固如此而革之則
用力少而功百倍矣

程顥傳

顥慨秦漢以來斯文久湮欲振而起之其言曰道之不
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辯昔
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
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
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邪誕妖異之說
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
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

叶原方南文集卷六
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又所著定性書實闡聖學之秘。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天下學者咸傳誦之。

程頤傳

頤之學自謂與兄同。蓋以誠為本。以聖人為師。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頤晚年著易春秋傳。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闕失。師道尊嚴。淵源所漸。

皆為名士。涪入祀於北巖。世稱伊川先生。

朱熹傳 上高宗封事

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心。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

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
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
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克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
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
哉。

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為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
振。風俗之美哉。但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
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污。
廉恥廢壞。頽以為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為事
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也。而後可。

諸人。今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心之道。不心之
人。顧乃得以密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
不公不心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
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
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庭之議論。
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
者。亦因是以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
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御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
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
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羣逐隊。排連

中
僨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
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
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綱紀為何如可不反求諸身
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
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
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為得計下之
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
其私意之所向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
者以金珠為脯醢以符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
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元

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
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
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為道學
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
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
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
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
復忍言之哉

黃憲天祿閣外史

字叔度汝南人德器異常安帝特
屢聘不仕號為徵君周游八國

宿秦文

遇樵

徵君入秦。倚歌於渭橋。有負薪者過而問曰。子何人斯。倚歌於渭水之梁乎。徵君對曰。甫漢室之徵君也。弔古于秦。悲而倚歌。非汝所測也。負薪者曰。今游秦之士。接跡于渭橋。不徒游觀以為樂也。皆挾策懷珍。以干秦王。而士無遺於隣國。秦蹠為得士。子以漢室徵君。下臨藩壤。使一見秦王。秦王必以子為上國之賓。富貴可立而俟也。子奚洋洋然倚渭橋而悲歌乎。徵君曰。非甫之志。

也。故慷慨悲歌，自激耳。憲也，豈寧戚之流乎。負薪者曰：吾秦人也，以負薪為職。凡秦之名山廣谷，遺基故苑，吾皆得而樵焉。子欲弔古于秦，以釋厥志，吾為子肆言可乎。徵君鞞^展，然而仰笑曰：出于機，入于機，同游工機，浩乎磅礴于機，而忘于機。負薪者曰：吾惡知人忘于機乎。機忘于人乎。人與機相忘乎。夫機發於無極之原，智者覺之，愚者忘焉。故萬物緣機而生，緣機而動。天地如之，而况于物乎。吾與子遇機也。吾與子言機也。子以吾為忘于機，而不知吾以子為忘于人乎。徵君不能對，既而曰：子言秦之狀也，憲也。願聞之。負薪者曰：吾忘于機。

子忘于人，而奚不忘負薪之子乎。徵君曰：吾始知忘于機，化于機，覺于機者，忘于人乎。雖然，吾以仁義為機，而得其名。子以斧斤為機，而得其薪。新者得于斧斤，而不得于子。是亦忘于子也。而子亦豈忘于機乎。負薪者曰：噫嗟乎。吾與子之爭于機乎。鑽焉鑿焉，而不得其源乎。吾已矣哉。今日暮重關，渭水東流。秦嶺蒼然，鳥憩雲木，有廬在焉。請與子偕歸，以新為榻，舉瓦觴，食鬼草，娛子懷也。

呂東萊博議

附祖謙字伯恭居婺州夷蘭五世孫也

鄭莊公共射段

釣者負魚。魚何負于釣。獵者負獸。獸何負于獵。莊公負
 射段。射段何負于莊公。且為釣餌以誘魚者。釣也。為陷
 阱以誘獸者。獵也。不責釣者而責魚之貪餌。不責獵者
 而責獸之投阱。天下寧有是耶。莊公雄猜陰狠。視同氣
 如寇讐。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狎。縱其
 使之放養。養其惡而使之成甲。兵之強。卒乘之富。莊公之
 釣餌也。百雉之城。兩鄙之地。莊公之陷阱也。彼射段之
 冥頑不靈。魚耳獸耳。豈有見釣餌而不吞。過陷阱而不

隱公元年初
 武公娶于申曰
 武姜生莊公及
 共射段莊公寤
 生驚姜氏遂惡
 之愛共射段欲
 立之亟請于武
 公弗許及莊
 公即位為之請
 制公曰制岩邑
 也色惟命請京
 侯居之謂之京
 城太尉

投者哉。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莊公之用心亦險矣。莊公之心以謂亟治之則其惡未顯。人必不服。緩治之則其惡已暴。人必無辭。其始不問者。蓋將多討段之罪而斃之也。殊不知討段之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討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之俱深。人徒見莊公欲殺一討段而已。吾獨以為討京之後。伐鄆之前。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討段哉。苟與一念。是殺一弟也。苟與百念。是殺百弟也。莊公之罪。顧不大於討段邪。吾嘗反覆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祭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諫其都成。過制。不

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諫其厚。將得衆。莊公正欲其得衆。是舉朝之卿大夫皆墮其計中矣。鄭之詩人。不識其機。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不知莊公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不知莊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是舉國之人皆墮其計中矣。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魯隱之十六年。莊公封許。對而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况能久有許乎。其為此言。真莊公欲以欺天下也。魯莊之十六年。鄭公父之對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對無後于鄭。則共對有後于鄭。舊矣。段之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既欺其朝。

又欺其國。又欺天下。又欺後世。噫嘻。岷岷乎險哉。莊公之心歟。然將欲欺人。必先欺心。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亦次之。受欺者身雖害而心固自若。彼欺人者。身雖得志。其心固已斷喪無餘矣。在彼者所喪甚輕。在此者所喪甚重。是釣者之自吞鈎餌。獵者之自投陷阱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乎。故吾始以莊公為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為天下之至拙。

鬻拳兵諫

人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在於君之未從。諫之道難矣哉。誠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辭之不達。未善也。行之不足以取重於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於君。未善也。其所憂者。惟恐吾未盡諫之道。亦何暇憂其從否乎。不憂術之未精。而徒憂病之難治。天下之拙醫也。不憂美之不多。而徒憂敵之難勝。天下之庸將也。苟尤君而不尤已。不能導君使自從。而欲強君使必從。其流弊終至於鬻拳。脇君而止耳。鬻拳豈欲脇君哉。告而不聽。故出於強強而不聽。故出于脇。君愈不聽而愈求之于君。曾不知反求吾納諫之道。盡歟。否歟。諫吾職

十九年初
社子不從之
以兵懼而從之
鬻拳曰吾懼君
以兵罪吾天焉
遂自刎也

也。聽吾職也。吾未能盡其職。乃欲越其職。以必君之聽可乎。祭在人。享在神。諫在臣。聽在君。有孔子而魯不治者。諫在孔子而聽在魯侯也。有孟子而齊不治者。諫在孟子而聽在齊王也。孔孟急於救世。豈在鬻拳下乎。然坐視齊魯之失道。終不肯強齊魯之君者。盡臣之職而不敢越臣之職也。鬻拳之事君。其視孔孟未能萬一。而據欲脇君乎。當其臨楚子以兵。乃懼楚子不納也。幸楚子不以為悖耳。苟楚子之不從。吾不知鬻拳何術以繼之乎。不幸為楚子所誅。則陷于逆亂。其心迹終無以自見于世矣。鬻拳亦知其不可繼。故以剛足之心。明吾兵

諫之迹。後世欲學吾之兵諫。盡學吾之剛足乎。剛足不可學。則兵諫亦不可學也。聖人之道。欲後世之皆可學。鬻拳之事。欲後世之不可學。何其與聖人異邪。先之以稱兵。後之以剛足。壞於前而脩於後。隨失隨救。焦然不寧。吾恐聖人之舉事。不如是之煩且勞也。道有樞。言會。施移則舟轉。輪運則車行。夫豈在于用力耶。古之固有廣廈。細旃之上。從容片言。基平治之原。動聲色。費辭說也。牽裾拆檻。已為下策。况動側邪。苟卿儒之陋者也。其論諫諍輔拂。乃曰。自能臣百吏。相與強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

患謂之輔拂之說。即鬻拳之說。皆欲以力强其
匹夫所恃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苟欲與之較力
者。與倚頓較富也。危矣哉。

魯莊公圍郕

事之相反者。莫如勇怯。而相近者。亦莫如勇怯。奮
悍。與怯相反者。小勇也。退然温克。與怯相近者。大勇
曷謂小勇。勝小敵是已。曷謂大勇。勝大敵是已。寇敵之
來。雖多。至於百萬。知兵者談笑而麾之。猶摧枯振槁然。
豈足為大敵哉。大莫大于心敵。忿欲之興。鬱勃熾烈。
焚肺腑。劍不能擊。戟不能撞。車不能衝。騎不能突。自古

莊公八年師及
齊師圍郕又降
于齊師仲慶父
下師公曰
不德齊師
我之由
德以待

賁育韓白之徒。戰必勝。攻必取者。未嘗不受屈於是敵
也。賁育韓白。寇古今之勇者也。今勝賁育韓白之所
能勝。得不謂之大勇乎。然非有攻城畧地之可紀也。非
有伏尸流血之可駭也。非有獻俘奏凱之可誇也。內克
大敵。犯而不校。與怯者相去不能以寸。世又將以怯
之矣。此勇怯相近而難辨者也。齊魯同伐郕。而齊
其功。人情之所必校也。莊公斂兵不校。罪已
抑不知。莊公勇者歟。怯者歟。吾斷之曰。莊公
大勇不校。大怯亦不校。勇者不校。是不欲校。
校是不能校也。勇者以義不當校。故勝其私

中京大史集卷下

史集卷六終
使遇義所當校者。出其余勇。天下已不能當
之視齊襄。乃君父不戴天之讐。義所必校者。
畏怯。俛首為讎人之役。坐視其取郟而不校。
強而不敢校耳。姑托罪已。脩德之辭。以自解。
本心哉。莊公之不校。與勇者心相反。烏得比而同之。
或曰。世固有以弱犯強。有以小犯大。不量力而取斃。
莊公雖不得為勇。亦庶幾善量力者也。曰。論義者。不計
力。君父之讐。義所必討。不幸而力不勝。死于讎敵。亦足
以自獻于先王矣。以仇牧之怯。豈能勝南宮萬之勇。其
閔公之難。忘其怯而直前。雖斃于南宮萬之手。世未有
以不量力罪之者也。若是則莊公當與不爭欤。曰。莊公
忘君父之讎。而與齊通。又與之連兵而伐郟。及不得郟
而爭。則是爭利之師。而非復讐言之師也。然則莊公之是
後爭。亦失。不爭亦失。失在通齊之始耳。一失其始。進退
上下。何往而非罪哉。故曰。君子作事謀始。

中原文獻史集卷六

